

請看講義，第七段裡面第三句：

【勤求一切正法，心無疲厭。】

佛法的修學，一定要開智慧。一切諸佛如來教導眾生，都是以般若為主。我們看世尊當年住世的時候，為一切眾生講經說法四十九年，四十九年當中講《般若經》就用了二十二年，差不多佔了一半的時間；由此可知，般若是佛教學的中心。古來祖師大德教我們念佛，也是以「般若為導，淨土為歸」，這兩句話說得很有道理。所以念佛人決定不是迷信，念佛是高度的智慧，沒有高度智慧，他怎麼會選擇這個法門？這個法門是九法界眾生一生平等成佛的法門，無比的殊勝。般若既然這麼樣的重要，我們不開悟怎麼行？要怎樣才能開悟？一定要多讀經、多聽經。

學佛學走了樣子，前面我跟諸位報告，現在這個社會佛教形態也是奇奇怪怪的。所以文殊菩薩在此地教給我們，『勤求一切正法』，他沒有說「勤求一切佛法」。勤求正法，佛法裡面還有正、還有邪，我們要辨別清楚。學佛，佛本來是正法，為什麼會變成邪法？都是不讀經之過，不聞法之過。今天不聽經是過失，不聞法，很難了，為什麼？沒有人講，你怎麼能怪他？一定要從讀經、聞法下手，讀經、聞法的時間要長，特別是對初學，奠定正信的基礎。你不聞正法，你怎麼可能有正信？怎麼可能有正解？但是縱然有機會常常聞法，也會走向偏差，這是什麼原因？心行不相應，再說得明顯一點，煩惱習氣沒有斷，與般若就不相應。

佛告訴我們，這是《華嚴經》上說，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」。如來的智慧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，我們人人都有；德

是什麼？德是能力，諸佛如來萬德萬能，那個能力我們也有；相是相好，不只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我們在《華嚴》、在往生經裡面也看到，毘盧遮那佛、阿彌陀佛，「佛有無量相，相有無量好」。智慧德相都是自性本具的，個個人都有，可是現在我們的智慧、德能、相好，全都沒有了。其實都在，並沒有失掉，它變了，它會變；智慧變成煩惱，佛在經上講「煩惱即菩提」，把我們自性裡面智慧變成無量煩惱，我們的德能變成了愚痴，我們的相好變成了業報，你說糟糕不糟糕？

怎麼變的？迷了就變，悟了就恢復。佛幫助我們破迷開悟，幫助我們恢復本來面目。諸位要知道，本來面目大家統統都是諸佛如來，那是我們本來面目。我們迷了，迷失了，不是真的失掉，是迷失了。迷的時間太長，真的是無量劫來我們就迷了，迷了之後這個情形每況愈下，這是真的事實。這就是說明，我們一世不如一世，一生不如一生，為什麼？愈迷愈深，這個麻煩才大了。雖然我們過去有一點善根福德因緣，這一生得人身、聞佛法，聞了怎麼樣？不相信；信了？信了又不了解，了解不夠透徹；真了解，又不肯依教奉行，還是放不下自己的煩惱習氣；所以把正法變成了邪法，原因在此地。

我們要想習求正法，菩薩講勤求，勤比習是更進了一步。一定要斷煩惱，為什麼？煩惱是正法的障礙，你要不把障礙除掉，正法如何能夠現前？佛的經本沒錯，《華嚴經》還是這麼一本《華嚴經》，你讀誦，你講解，講錯了，會錯了意思，開經偈裡面念的是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，可是我們是錯解如來真實義，曲解如來真實義，這搞錯了。為什麼錯了？我們兩個欲望沒放下，一個是愛欲，一個是嗜欲，嗜欲就是嗜好，這兩種欲望要了命。愛欲是無明，嗜欲是煩惱，無明跟煩惱的根，你要不能把這個根拔除，正法是在你面

前，在你面前你眼看耳聽都變成了邪法，你到哪裡去求？真正善知識來給你講解，諸佛菩薩來給你講解，你要不把根本煩惱拔除，你還是不得其門而入。所以佛教導我們，我們要真幹才行！佛教我們看破，佛教我們放下，教我們求般若。覺了諸法實相，這就是看破。佛教我們放下，遠離一切障難，那就是放下，遠離就是放下。你不能看破，不能放下；換句話說，你還被業障纏縛，你怎麼能解如來真實義？

所以這一句，我們要「勤求一切正法」。一切，這兩個字要搞清楚，勤求一切正法就是四弘誓願裡面第三句：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，是不是我們現在就要去做的？給諸位說，現在不行。文殊菩薩開示諸比丘，這一些諸比丘是華嚴會上的諸比丘，不是普通人。這些諸比丘是迴小向大的菩薩，他們都證了阿羅漢果，迴小向大。不是我們，我們今天如何勤求一切正法？一門深入。我在此地前面跟諸位說得很多，同修們要記住，學一部經，跟一個老師，走一個道場，為什麼？專精。你道場跑得太多了，心跑散亂。古人說得好，「知事多時煩惱多，識人多處是非多」。你常常跑道場，什麼道場都跑，你一定煩惱多，一定是非多，為什麼？看到每個道場那些事情生煩惱，跟那麼多人接觸是非就多了，你修的是什麼道？你修的是煩惱、是非道，不是正法。

昨天跟諸位說過，古時候的道場，每一個道場有它的道風，有它的學風，學人也不能到處跑，到處跑學不到東西。雖然統統是正法，正法也是一門深入，也不可以學亂了，也不可以學雜了。學《華嚴》，專心學《華嚴》，華嚴道場在五台山；學《法華》，專門學《法華》；不可以說我今天學《華嚴》，明天學《法華》，你決定不能成就。要學《法華》，你就下定決心，我一生專門學《法華》。古來大德都是學一部、一門，沒有聽說學兩門、三門，沒聽說

過。道場裡面，依據理論的經典也只有一部，遵守這部經典的理論、方法、境界來修學。像華嚴宗他們就根據三部《華嚴》，我們今天稱《六十華嚴》、《八十華嚴》、《四十華嚴》，他就依這個經典，依照經典裡面所講的理論、方法修法界觀。天台宗就依據《法華經》，根據《法華經》裡面所講的道理、方法、境界，祖師大德們制定了《摩訶止觀》、《小止觀》，這是修學的方法，無不是一門深入。

所以我們自己，想想自己歡喜哪個法門、歡喜哪個經論，你就進哪一個學校。進到這個學校，一定是專修專攻，你才會有成就。成就的標準是什麼？是明心見性，如果沒有見性，不能算成就。換句話說，沒有見性，你就沒有畢業，你沒有得自在。可是要見性，心性上的障礙要除掉、要斷掉。第一個你要斷見思煩惱，見思煩惱斷了，你就成正覺，出離六道輪迴。再向上提升，你要把塵沙煩惱斷了，斷了塵沙煩惱，你就是正等正覺，你是菩薩。能不能離開老師？還不行，還要經過一次考試，這一次考試就是還要斷一品無明。這一品無明斷掉了，超越十法界，你入一真法界。從入一真法界那一天起，才開始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。所以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，不是我們現在。我們現要學什麼？「煩惱無盡誓願斷」，我們要在這裡下功夫，法門只能學一樣。

所以「四弘誓願」，是諸佛如來教給我們修學的次第。首先你要發心，要發度眾生的心，為什麼？那是你一生修學的動力，這個力量在推動你。你沒有這個力量，你就會疲倦，你就會懈怠，你就會退轉，所以一定有很大的願力在推動。我們看看世間人，世間人每天都很勤奮的在工作，他為什麼要那麼勤奮的工作？為了賺錢，名利心在推動他。他如果名也不要了，利也不要了，我想他不會工作那麼辛苦。世間人勤奮工作的動力是名利，不是爭名，就是爭利。

，這個力量在推動他。修行的人名利都不要，釋迦牟尼佛那個時代，人家生活多簡單，三衣一鉢，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，他什麼都放下了，什麼力量在推動他那樣勤奮的努力修學，教化眾生？願力，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，他真發這個願。這句話要用現代的話來講，無量無邊苦難的眾生，我要全心全力去幫助他們離苦得樂，發這樣的大誓願，這種大願力在推動他。

勤求正法，有了這個願力，就不會疲厭。這一願就是大菩提心，佛常常勸我們要發菩提心，這一願就是發大菩提心。願發了，你有沒有能力幫助眾生？如果沒有能力，你這個願是空願，不能落實。為了這個大願要落實，那要認真修行。修行第一個是德行、品德，其次才是學問。佛教化眾生把德行擺在第一，孔老夫子教化學生也是把德行放在第一。夫子教學四個科目：第一個是德行，第二個是言語，第三才是政事，政事就是辦事的方法，就是我們今天講技術能力的教育，最後才是文學。世出世間聖賢都把德行放在第一，道德的教育比什麼都重要。今天教育很普及、很發達，社會為什麼這麼動亂？每一個人生活為什麼不安？身心都不安，什麼原因？道德的教育沒有了。天下大亂，人心不安，原因在此地。

今天再要想把道德教育恢復起來，靠學校已經不可能，為什麼？學校的政策，放棄了道德教育。所以我沒有法子，我只有找宗教，想盡方法聯合全世界各種不同的宗教，希望宗教家們省悟過來，我們用宗教教育來提倡道德教育，這還有一線的希望。所以這些年來，我很努力、很認真在做多元文化的工作，融合族群，和睦宗教，也收到了一些效果。明天法會圓滿，在講經之前，我們最近製作了一個「多元文化」的錄像帶，明天在此地可以放給大家看，我們最近在澳洲、在新加坡，聯合各個宗教的一些鏡頭。我們的目的是希望社會安定，世界和平，人人都能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，希望正

法逐漸逐漸能夠恢復。

佛法的落實決定是在斷煩惱，所以同學們千萬不要誤會，淨土法門殊勝可以不要斷煩惱，可以帶業往生，這個話說得是沒錯，但是你不要把這個話誤會了，祖師大德說得很清楚，帶業只能帶舊業，不能帶新業。千萬不要誤會，帶業往生，我造業沒有關係，我還是可以往生；到那個時候你不能往生，你怪阿彌陀佛，你怎麼說話不算數；阿彌陀佛沒說錯，你錯會了意思。只帶業習種子，不帶現行，這是帶業往生的正意。由此可知，不帶現行，現行是決定不能往生。如何我們能夠控制現行？平常念佛就是做這個功夫，希望自己臨命終時，煩惱習氣我們能夠控制得住，讓它不要發作，這才能往生。平常念佛就跟練兵一樣，臨命終時往生是打仗，如果沒有很好的訓練，到臨命終時還是煩惱習氣現行，這一生不就空過了嗎？由此可知，如果在平常我就能夠把煩惱控制，就能把煩惱降伏住，那你往生就有把握，你就自在了。所以我們決定不能有僥倖的心理，一定要很認真、很努力去斷煩惱。煩惱是很難斷的，這是事實，難斷也要斷，不能說難斷就不斷。諸佛如來斷了，諸菩薩斷了，阿羅漢也斷見思煩惱，我為什麼不能斷？

我在早年初學佛的時候，那時候還沒有出家，二十六、七歲的時候，就跟章嘉大師討論過這個問題，大師教我「看破、放下」，我說放下不容易，難！為什麼那麼難？你沒有看破；換句話說，看破了，放下就不難。為什麼沒看破？你沒放下。這個話說得好，我們在這裡面真正體會到，看破、放下相輔相成。究竟哪個是第一？各人善根福德不一樣。煩惱障重，所知障輕，看破是第一；所知障重，煩惱障輕，放下做第一；每個人根性不一樣。我跟章嘉大師學習，我是屬於所知障輕，煩惱障重，屬於這個根性，所以我要從看破下手，然後才能放下。所以我學佛是相當艱難，為什麼？我要沒

有把這個道理搞清楚，我不肯幹！

舉一個例子來說，我跟章嘉大師三年，親近他，他那麼樣慈悲、愛護，我受他很大的感動，我沒有向他頂過禮，不是我不恭敬，章嘉大師知道我對他十分恭敬，但是我不肯跪拜。為什麼？煩惱障重，我覺得跪拜是古時候的禮節，現在我們見總統也是三鞠躬，最敬禮。我們是現代人，用現代禮節，為什麼去用古時候禮節，要去作古人，這個講不通，你說多麼執著！要把我的執著打破，那要讓我心服口服，我真正把道理搞通達、搞明白，我才肯幹。到以後，真是到三年，我才明白，原來釋迦牟尼佛教給我們五體投地的禮節，行禮當中修行，修什麼行？降伏煩惱，折服我慢。我懂得這個道理之後，一天拜八百拜，沒有搞清楚，一拜都不行，都不肯拜。所以我學佛是比別人要徹底一些，不搞清楚，決定不肯幹。

吃素，你要是說你吃肉將來有果報，我不相信，你們是嚇唬人，我才不上你的當。我把素食的道理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我就開始幹了，那倒很快，不到半年我就搞清楚了。素食是養生之道，世間一般人講飲食，只懂得衛生，衛生是保衛生理，我們這個人除了生理之外，還有情緒。很多人身體不錯，脾氣很壞，情緒不好，這個情緒與飲食有關係。還有一個心理；我在沒有學佛之前，從前在學校念書的時候，我的同學當中，很好的同學是回教徒，所以我也常常上他們的教堂，也常常看他們的經典，有印象；在學校念書我進過基督教的教堂兩年，《新、舊約》我讀過，《古蘭經》我也讀過；在學佛之後忽然覺悟到，伊斯蘭教的飲食比我們一般人進步，他懂得衛生，他懂得衛性，所以他對於這個飲食，就是肉食方面他也挑選，性情不好的這些動物他都不吃，為什麼？吃牠的肉吸收牠的氣氛，對於自己生理上有影響，情緒上有影響，很有道理；然後看看佛家的飲食是素食，不食一切眾生肉，養慈悲心，所以佛法的飲食

，衛生、衛性、衛心。

在衛性上面，特別又在素食裡面，把五葷菜剔掉。諸位要曉得，葷是蔬菜，不是肉，葷是草字頭，肉在佛法裡叫腥，葷腥。葷有五種：大蒜、蕎頭、韭菜、洋蔥、小蒜。這一類，《楞嚴經》裡面說得很好，為什麼不吃這個？這幾種素菜生吃，影響刺激你的生理，容易發脾氣，容易動肝火，熟吃容易引起性衝動，所以佛禁止，這是影響你的情緒。蔬菜裡面會影響你不良情緒的，佛都把它剔掉。我明白這個道理之後，我才發心選擇素食，我學佛不到半年我就素食，就長素。那個改變不容易，在生理上當然受一點兒影響。我素食，大概吃了也不到半年，我就更進一步選擇持午，佛門講持午，晚上這一餐斷掉，晚上就不吃了。

所以在生理上，當然有影響，這是一個很大習慣上的轉變，要有毅力，要有決心。因為看起來，人一天天瘦下去了，那個時候我的體重好像只有四十八公斤，人瘦了，真的叫面黃肌瘦。每一個人看到我，有病，病得不輕。所以那個時候我常常去檢查身體，大概每三個月我就檢查一次，檢查一切很正常，放心！三年之後，慢慢就恢復了，所以我懂得那是習慣的改變，就正常了。以後身體就愈來愈健康，一生沒有生過病，沒有進過醫院，沒有病歷，素食的好處。我現在一天吃一餐，精神飽滿，我一餐也吃得不多，吃得很少，夠了。妄想少了，雜念少了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。我們要做個樣子給大家看，你說素食不健康，我是個樣子；你說一天吃一頓不行，我這個模樣給你看，行不行？

佛告訴我們，「受持讀誦，為人演說」，演是表演，做出樣子給大家看。我們親眼看到，信心才建立。我的老師，李炳南老居士，他從三十多歲開始學佛，也是學佛沒有多久，他就吃長素。受了菩薩戒之後，在家菩薩戒，但是那個時候在中國大陸還是受梵網戒



，跟出家人的菩薩戒一樣，受戒之後他老人家就發心日中一食，九十七歲往生，一生講經、教學沒有中斷過。我跟他十年，我看到非常羨慕，所以我也學他，日中一食，學他。我也沒告訴他，我到第八個月才跟他講，我說：老師，我現在也一天吃一餐。他說：多久了？我說：八個月了。怎麼樣？你感覺得如何？我說：一切很正常，沒有感覺得有什麼差異。他把桌子一拍，永遠這樣做下去，一生不求人，生活簡單，不求人。不求人，講經說法才有人聽，可以講真話，不要看人家臉色講話，不巴結你。生活愈簡單，你就愈自在。

我一生沒有道場，都是住在別人道場；沒有信徒，我給你們傳授皈依，你們決定不是我的信徒，為什麼？你姓啥名字，我都不知道。皈依證發給你，我給你做個證明，你是皈依三寶，不是皈依我，你是三寶弟子，你是阿彌陀佛的學生，我們是同學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不跟人往來，心才清淨，心才自在。一分錢不要，為什麼？麻煩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無事。你裝個電話，每個月還得繳電話費，你說多麻煩！訂一份報紙也要去付費，算了，不要訂了。所以我到現在是沒事，沒事多自在、多快樂，出家就應當是這個樣子。每天跟佛菩薩為伍，讀經就是跟佛菩薩交談，聽佛菩薩說話；看論，就是聽諸菩薩跟佛在那裡研究討論，我們聽聽就長智慧。拜佛、念佛，不離三寶，這樣才能夠勤求正法，才能夠把自己的煩惱伏住。

所以學道的人，實在講，無論在家、出家，決定不能有嗜好，要有嗜好，麻煩大了。我曾經見過，有些出家人喜歡玩古董，嗜好。他古董與佛也沾上一點邊，專門蒐集佛菩薩、羅漢的像，古董，非常喜歡，當寶貝，收藏很多，藏起來。我去拜訪，很難得，他把那些古董拿來給我看，這是哪個朝代，這個要價值多少，一樁一樁

介紹我，我合掌「阿彌陀佛」！我也不好說話。將來這個法師要是往生，生到哪裡？一定生到古董，為什麼？他太愛古董了，離不開了，他都會變成古董。他怎麼辦？古董年代久了裡頭有蟲，大的佛像裡面老鼠在裡頭窩，他一定就去投胎變成那個。不肯離開他收藏古董那個地方，那裡頭有蚊蟲、有螞蟥、有蟑螂、有老鼠，他一定到那兒投胎去，冤枉不冤枉！

我過去也有嗜好，好什麼？愛書。以後就想，不得了，我要愛書，將來死了以後，書裡頭有蛀蟲，一定去投胎變蛀蟲了，趕快丟掉，現在再不愛書了。所以有什麼樣的嗜好，都是麻煩事。你們如果要是好吃，香港海鮮很多，你要是好吃海鮮，將來死了之後就變成魚、變成螃蟹，變成這個東西，也被人吃，因緣果報絲毫不爽。所以嗜好決定不能有，佛教給我們隨緣，釋迦牟尼佛的生活是托鉢，給什麼吃什麼，都好！決沒有選擇，決沒有好惡，一律平等，清淨心、平等心，接受這一鉢飯，你才會得大自在，才會把煩惱真正的斷掉。

再說到愛欲，更可怕了！佛在經上說，「愛不重不生娑婆，念不一不生淨土」，這兩句話是諸佛如來真實教誨，我們要時時刻刻警惕。情欲要不斷，沒有辦法往生，到臨終的時候，阿彌陀佛來接你，你還這個是孫子捨不了，財產捨不了，完了！哪能帶去？前幾年我在台灣，過年的時候，有一位老居士來看我，告訴我：法師，我年歲大了，什麼都放下了。我說：好！「就是孫子放不下」，就完了，完了！孫子放不下，不能往生。所以我就告訴他，你把你愛孫子的念頭換成阿彌陀佛，你就能往生了。你這個念頭轉不過來，你決定還搞六道輪迴。如果你要那麼疼孫子、愛孫子，你麻煩大了，將來孫子結婚生的小孩，你可能去投胎，你又變成他兒子了，六道輪迴就是這麼一樁事情。所以情欲一定要看破，假的！

一家父子兒女什麼關係？七七年我在光明講堂講《楞嚴經》，我在那裡住了兩個月，在藍塘道，壽冶老和尚道場。講堂上有一副對聯，我不知道現在在不在，很久都沒去了，那個對聯很有趣味，上聯是「夫妻是緣，有善緣有惡緣，冤冤相報」；下聯是「兒女是債，有討債有還債，無債不來」。這兩副對聯很能警惕人，說明夫妻、兒女是什麼一回事。你要把這兩副對聯的話參透了，你就把這個事情放下了，你真看破，真放下。放下之後，是不是就不要了？那也錯了，不是不要，放下之後，夫妻還是夫妻，兒女還是兒女，心念、觀念不一樣。為什麼？這一家是個道場，這一家同參法侶，你說那多殊勝！家庭就是僧團。

佛家三寶：佛、法、僧，僧不是講出家人，僧的意思，諸位一定要搞清楚，現在一提到「僧」，都以為是出家人，在家人也是僧。僧本來是團體的意思，凡是依照如來教誨，六和敬的教誨，四個人在一起修六和敬，這個團體就叫做僧團。在家人四個人，一家要是有四個人，一家修六和敬，你的家庭是僧團。只要是僧團，決定是諸佛護念，龍天善神保佑。所以三皈依裡面，「皈依僧，眾中尊」，眾是團體。人不能離開團體生活，人是社會生活的動物，所以他都是有團體的。眾就是無量無邊的社團、團體，僧團最尊貴，最值得人尊敬，最值得人佩服。為什麼？他六和，他修六和，其他僧團裡不見得修六和，佛家僧團修六和。你明白這個意思，出家人四個人在一塊兒，依六和敬是僧團；如果出家人再多，他不修六和敬，它不是僧團。在家四個人以上，在一起修六和敬，它是僧團。所以僧團不分出家、在家，它的標準是依六和敬：「見和同解，戒和同修，身和同住，口和無諍，意和同悅，利和同均」。這也不要細說，過去都曾經跟諸位說過。

我們這樣子才能勤求正法，邪正一定要有能力辨別。現在善知

識沒有了，有善知識，善知識也無能為力了。我學佛算是非常幸運，親近三位都是真善知識，三個老師教導我的都是一門深入。我在沒有學佛之前，學哲學，親近方東美先生。我是想作旁聽生，正科生我沒有資格，我必須要工作，要養活自己，上學校念書，學費也繳不起，只希望做個旁聽生。拜訪方先生，我跟他也不認識，我跟他寫信，我自己寫的文章寄一篇給他看，承蒙他不嫌棄，回我的信，要我到他家裡跟他見面。我去拜訪他，他問我，首先問我學歷，我告訴他：我初中畢業。他聽了搖頭，他說：你欺騙我。我說：我沒有欺騙老師，誠誠懇懇求老師指教。他說：你寫的信，你寫的文章，我們現在大學的學生寫不出來。我說：我雖然學校教育受的少，可是我喜歡念書，我書念得很多。抗戰期間我失學了三年，三年沒有辦法念書，逃難！但是這三年當中，我讀書卻一天都沒有放過，我喜歡讀書。方先生問，他說：你為什麼喜歡哲學？哲學是智慧，唯有智慧才能解決問題。他說：你讀過哲學書沒有？有沒有聽過哪些老師教導？我說：沒有。他點點頭，他說：你不要到學校去聽課，現在的學校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學生不像學生，你到學校去聽課，你會大失所望。我聽方老師這些話，就是涼水澆頭，沒指望，他不教我了，所以我的表情就很沮喪、很難過。

這樣坐了差不多五分鐘，方先生說了，他說：這樣好了，你每個星期到我家裡來，我給你上兩個小時的課。學生就我一個，一個老師，一個學生，面對面上課，這是我求之不得，我到哪裡去找這個機會？我在上班，利用星期天，每一個星期天上午，十點鐘到十二點鐘，兩個小時。在香港，諸位也許都知道，新亞書院的院長，唐君毅先生，在學術界很有名望，唐先生是方老師的學生。所以以後我到香港來，唐先生我稱他學長，我們同一個老師。我當時不知道方老師為什麼要這樣作法，以後學了佛，這才恍然大悟，原來他

怕我到學校裡去旁聽，會認識很多同學，認識很多老師，頭腦搞亂掉了。他用這個方法，讓我每一個星期到他家裡，聽他一個人講，不准接觸同學，不准接觸其他的教授，學一家之言，這是我們古時候人講的師承。我很幸運，沾到一點師承的邊緣。我非常聽話，對老師非常尊重。

從哲學裡面，方老師介紹佛學，他把「佛經哲學」做了一個單元，最後講給我聽，說「佛經哲學」是全世界哲學裡面最高明的，學習佛法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就被他這一句話動了心，這才進寺廟，從前我不進寺廟。進寺廟，不是去拜佛，去找經書。因為那個時候經書太少了，只有寺廟裡才有，借來看。跟出家人建立好的交情，他同意把經書借給我帶回去看，這一看就看上癮了，愈看愈歡喜。我讀佛經，大概一個多月，我們鄰居是一個蒙古人，滿清時代的清王，地位很高，但是現在是普通平民，他是學佛的，看到我讀佛經，他很歡喜。他說：多久了。我說：我剛剛開始。他說：你不需要找一個人幫助幫助你，給你解答一些問題。我說：好，難得！我說：找誰？他說：我給你介紹一個老師，章嘉大師；他給我介紹章嘉大師。所以頭三年，我讀佛經有疑惑，都是章嘉大師給我解答的；有些時候，他也給我講一些開示。我跟章嘉大師三年，他老人家圓寂了。

又過一年，我到台中親近李炳南老居士。到李老師那個地方去，一見面就談條件，依他為老師跟他學習，接受他三個條件：第一個條件，只可以聽他講經，除他之外，任何法師、居士、大德講經說法，一律不准聽，只聽他一個人的；第二個條件，從今天起要看書，不管看什麼書，看佛經也好，世間一般的書籍也好，如果沒有得到他的同意，一律不准看；第三個條件非常苛刻，你以前跟方東美先生學的，跟章嘉大師學的，我不承認，一律作廢，從今天起從

頭學起。然後問我：這三個條件你接不接受？我想了好半天，不接受也不行，不接受到哪裡去學？這才接受。三個條件很苛刻，當時心裡想，這老師很專制、很跋扈，好像是目中無人。老師看到，也看出我的心思，最後做了一個補充，這個條件五年，要我遵守五年；換句話說，五年之後就可以開放了，你要遵守五年。我說：好，行！五年，就這麼辦，就遵守五年。我遵守他這三個戒條，大概三個月到六個月就有效果，心地清淨。為什麼？不能亂聽，不能亂看，只可以聽一個人的。這叫師承，老師對學生負絕對的責任，學生要聽話；學生不聽話，老師就無可奈何了；這才能傳道給你。以後在台中住長久了，我才搞明白，原來李老師以這麼苛刻條件是對我一個人的，其他那麼多學生都沒有談條件，都沒有條件，單單對我來的，我很感謝他就是。

一直到一九八七年，我在香港講經，八七年在這裡講經。講完之後，新加坡有三個同修，那一次他來聽經，好像那一次是在暢懷法師圖書館，他們聽了幾天，聽了很歡喜，邀我到新加坡去。新加坡我沒去過，他們三個人一定要拉我去，好！到新加坡去走走，看看那邊的緣分。去了之後，遇到演培法師，演培法師我們認識很久了，我們的交情也不錯。演培法師請我到他的講堂，跟他的信徒講開示結結法緣。我就把過去修學這個經歷向大眾介紹，勉勵大眾要跟演培法師學習，跟一個老師，走一個道場，不要搞亂了，你才能學成功。李老師給我三個條件；我講完了之後，演培法師在客廳裡面招待我飲茶，告訴我他在年輕的時候，在諦閑法師會下，諦老法師對他也是這三個條件。我才恍然大悟，原來這三個條件不是李炳南的專利，是中國自古以來祖祖相傳，這叫師承，我們這才真正明白了。

老師看上你這個學生，你還可教，不是我們程度好，不是我們

學識豐富，是什麼原因？老實，肯聽話，就這麼個條件。真肯聽話，真正對老師尊敬，他從這裡看出來，看出你的誠敬。印光大師講「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」，我們對老師有真誠恭敬心。這是被選中了，自己都不知道，到新加坡，演培法師這一說，我們這才恍然大悟。非常可惜，演培法師當時不聽話，他要聽話，那他的成就就不得了。演公告訴我，他在諦閑老和尚那個地方住了一年，以後聽說太虛大師在廈門南普陀辦佛學院，他偷偷的溜掉了，去廈門念佛學院。他要是不離開諦閑老法師，他決定也是天台宗的一代祖師。非常可惜，他說他偷偷的溜掉了，開小差跑了，他告訴我這麼一段故事。雖然他這一生很勤奮、很努力，但是如果是不離開諦老，他會開悟，他會證果，那個功德利益不可思議。

這是講，我勸同修們，「勤求一切正法，心無疲厭」，親近一個善知識。可是今天到哪去找善知識？找不到！我親近李炳南老居士，我認為他是善知識，他自己不以為他是善知識，他很謙虛、很客氣的告訴我，他說：我只能教你五年。以後怎麼辦？以後你跟印光法師學。印光法師早已圓寂，早就往生了，印光大師的《文鈔》在。我明白了，依照印光法師的《文鈔》，每天讀誦，依教修行，你就是印光大師的弟子，古人有這個例子，作私淑弟子。私淑弟子在中國第一個是孟子，孟子以孔老夫子作老師，孔老夫子已經不在，已經過世了。孔老夫子的著作在，他讀孔老夫子的書，學孔老夫子的德行，有不懂的地方，去向孔老夫子的學生請教，做孔老夫子的私淑弟子，他成功了。這是中國第一個，以過世的人作老師，也能學得成功。以後我們在歷史上看到，韓愈學司馬遷，司馬遷學左丘明，都是隔好多代的。左丘明跟孔老夫子同時代，司馬遷是漢朝的，學什麼？《左傳》，他學成功了，他以後寫了一部《史記》。唐朝時候韓愈就學《史記》，也學成功了，成為唐宋八大家之一。

這是世間人以古人為老師。

在佛法裡也有，蕩益大師就是以蓮池大師作老師。那個時候蓮池大師往生了，《蓮池大師全集》在，專門讀蓮池大師的書，專門學蓮池大師，他也成為淨宗一代祖師。李老師這樣教導我，以印光大師作老師，他的老師是印光大師，他把印光大師介紹給我，我們認真努力向印光大師學習，這是一代高僧。印祖一生，確實沒有辜負佛菩薩，做弘法利生的事業。但是他有言語上的障礙，他是陝西人，家鄉話很重，在南方住得久，講經說法人家聽不懂，找翻譯又麻煩，所以他一生用文字弘法，寫成《文鈔》。一生講經只有一次，「上海護國息災法會」，他去講了七天，最後講了一個「三皈五戒」，這是他老人家講的。一生在外面講演只有一次，文字弘法。信徒給他的供養，他全部用來印經，在蘇州報國寺做為佛經流通處，那個時候不叫流通處，它叫弘化社。用這所有的供養做資金來印書，分送給全國各地，終身做弘法利生的工作。這是如來家業，這是正法。弘化社的本子都是善本，校對很精確，很少錯字，版也排得好看，我過去在「中華佛教圖書館」看了很多。所以我學佛，出家之後，效法印光大師，印經。現在的印刷術比過去發達，照相、影印，省事多了，速度也快，成本也低了，所以我們所印的經書，流通到全世界。

好像是在一九八四年，我也是在此地講經，宏勛法師來找我，說大陸經書、佛像非常缺乏，他知道我有一個「佛陀教育基金會」，他說：法師，你能不能幫助？我說：可以，你有什麼方法帶進中國大陸？我們學佛的人持戒第一，持戒決定不能做犯法的事情，如果沒有正當的軌道送到中國大陸，這決定不可以。他說：我有正當的管道。我說：什麼管道？我都拿到「中國佛協」趙樸初會長的批文，我說：那可以。我說：你要多少？他說：多多益善。我說：好



。以後我在台灣印書，總是以二分之一給他，另外二分之一在海外流通，這個量就多了。非常難得，他把這些經書法寶，最初由他流通到中國大陸。所以學佛人，一定要記住要守法、要持戒，違法的事情，好事也不能做，我們決定不能給社會做一個不好的榜樣，這一點比什麼都重要。到這麼多年，我們跟中國大陸關係也愈來愈好，彼此都明瞭。所以我在新加坡，難得，駐新加坡的陳大使他來訪問我。

最近我們印了《龍藏》，印了一千套，前年完成，印好了。印好這一千套，我本來發心統統送中國大陸，贈送給中國大陸各個道場、各個學校，送學校圖書館，送道場。進不去，數量太大了，想盡方法，沒辦法，找不到這個關係。那麼多的書沒有地方放，要租倉庫，每個月要付租金，頭都大了。所以那邊人在逼我，法師，怎麼辦？我說：沒有法子，好，國外就送；大概送了五百套，還剩了五百套。上一次我到北京，跟宗教局葉局長見了面，我就把這個事情向局長報告，我說我現在還有五百套，怎麼樣，送進來有沒有方法？他們宗教局非常歡喜同意，統戰部也同意了，最後國稅局不同意，要納稅，這個麻煩大了。稅金要繳百分之二十，他們去估價，說是美金要一百多萬。我說：這贈送的，不是賣錢的，送到任何國家都免稅，人家都歡迎。我說：怎麼可以要我納稅？要納稅，那沒辦法，只好這五百套再往國外送。葉局長很難得，據理力爭，前天我接到北京的電話，同意了，完全免稅，阿彌陀佛！所以這五百套就很順利，我們一定要合法。五百套是七個貨櫃，最近很快我們就會運送過去。

學佛，一定要記住，在哪一個地區，在哪一個國家，一定要守當地的法令規章，我們才能得到大眾的愛戴，得到大眾的歡喜，得到大眾的信任，佛法在那裡弘揚，就得他們的護法，才會一帆風順

，才沒有障礙。所以佛法介紹人是一樁好事，可是我們自己一定要做很好的榜樣，不可以有任何缺陷，讓人家議論，讓人家造罪業，這些都值得提供諸位同修做參考。

九月九號，中國大陸佛教有兩樁盛事，都邀請我了，我沒有辦法去參加。第一個盛事，九華山仁德老法師發心建立九十九米地藏菩薩的像，九十九米很高了，動土典禮，破土典禮，他定的是九月九號九點九分九秒，他有九。新加坡淨宗學會的會長李木源居士，率領一個團去參加這個盛典。另外一樁大事，也許這邊同修有很多人知道，北京房山雲居寺石經，我想也許有同修知道，這是整部《大藏經》刻在石版上，刻在石頭上。從遼金時代刻起，到清朝，刻了差不多八百年，將近一千年，幾百人在那裡工作，完成這一部《大藏經》，藏在石洞裡頭。解放之後才被發現，這個工程不亞於萬里長城。聽說全部的經典都已經做成拓片，都已經拓下來了，原來的石版也定在九月九號九點九分九秒再放回去，回歸山洞裡面，再把它封藏起來。怕的是它被風化，被損壞了，還藏在石洞裡頭，這個主意也算不錯。

我們知道，古人為什麼要這樣做？無非是為正法久住世間。中國在古代，曾經遭受過三武滅法，這史書有記載的。所以古來的高僧大德，怕佛法將來會有災難，用這種方法把經典保存下來，這是煞費苦心，了不起的工程，居然他們完成了。可是我們知道，如果正法要真正保存，還是分開來好。分開來，多印，我們把《藏經》多印。多印，在全世界每一個國家圖書館，我們送它珍藏，大學圖書館送它珍藏。世界縱然有大災難，不會完全都毀滅，總會有不少套完完整整的保留下來，這才是真正使正法久住最好的方法。所以我就很有意思，希望這套石經，我們能把它出版，至少我們要印一千套到兩千套，分送給全世界去供養；古人的苦心，我們就算報答

了。這是保存文化，最殊勝的方法，最妥善的辦法。

像《四庫全書》，清末民初多少人想翻印，因為《四庫全書》在清朝一代的時候是手寫的，總共七部；《四庫薈要》只有兩部。八國聯軍，圓明園被燒毀，《四庫薈要》燒掉了一套，《四庫全書》也燒掉了一套，所以《四庫全書》只剩六套，《四庫薈要》只剩一套。多少人也是費了許多苦心，奈何成本太高，始終沒有辦法把它印出來。台灣這麼多年，總算安定下來，工商業發達，富裕起來，所以才有力量把《四庫全書》、《四庫薈要》印出來。我聽了之後，非常歡喜。《四庫全書》印多少套？在我想大概三百套，我去問果然是三百套。為什麼？書太大了，絕對不是普通人能夠購買的。買這個書，一定是學校、國家圖書館，所以它只印三百套。

我也買了一套，我買是最後一套，我哪裡有錢？遇到一個護法，他說：法師，我想供養你。我說：好，你供養我什麼？他說：法師，你想要什麼？我說：我想要一套《四庫全書》。他說：好，行！我供養法師。他就到商務印書館，商務印書館說，現在書庫就剩下最後一套，這一套日本人訂去了。日本人跟他訂了五套，那四套已經拿走了，這一套還還沒有付錢，那個付錢也相當困難。他說：你要，要跟日本人談，他肯不肯讓。就跟日本人談判，日本人要錢，那個時候要十二萬台幣，想把這個權利讓給我們。沒有法子，只有一套，只好給他十二萬。書是一百六十萬，我們加上這十二萬，一百八十萬買這套書。現在我這套書，原來買了之後送到美國，收藏在達拉斯佛教會；現在從達拉斯佛教會運到新加坡，在新加坡收藏。

《四庫薈要》，大概印的數量比較多一點，我買了三十三套。《四庫薈要》是《四庫全書》的三分之一，精裝五百冊，就像我們《大藏經》一樣，五套《大藏經》那麼大的分量。我這三十三套買

了幹什麼？送給中國學校。中國聽說有十幾個省，五個自治區，三個特別市，總共合起來三十個單位。每一個單位，我選擇一個學校，一個大學，我送給這個學校。我發這個心，逐步逐步完成的，也不是一下就有那麼多錢。最初只買了五套，第一批送去，送給北京大學，南京師範大學，上海復旦大學，遼寧師範大學，這是最初送給這五個學校。以後陸續有錢，我就買書，買書就送給這些學校。現在全國每一個省，每一個自治區，每個特別市，都有。北京，以後多送了一套，北京國家圖書館來問我要，我特別送它一套。以後上海市圖書館也要，所以上海除了復旦有一套之外，上海圖書館我也送它一套。所以跟中國大陸學校結緣。

然後給學校送《大藏經》，現在學校有《大藏經》，大概有一百多個學校有《大藏經》。學校我也設獎學金，現在有八十多個學校，我設的有獎學金。所以我到中國大陸都是到學校，學校招待我，我不是到寺廟，寺廟我沒有去過。因為我知道，海外的信徒很多，供養寺廟的人不計其數，幫助學校沒有人，沒有人的地方我去，人多的地方我就不要去。所以我在中國大陸所接觸的全是學校，高等學府。我們要把佛法智慧的寶藏，介紹到學校去，要提醒他們佛教不是宗教，是釋迦牟尼佛對一切眾生至善圓滿的教育，要把佛教拉回來，擺脫宗教。它是教育，真實智慧的教育，才能夠利益廣大眾生，它超越宗教，超越哲學。

我們也本這個理念，跟全世界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宗教來交流，來接觸，讓他們很放心、很歡迎。為什麼？佛教不是宗教，宗教跟宗教就對立，不是宗教，它是教育，就不會對立。無論你是哪一個宗教的教徒，我問你：你要不要受教育？你總不能說不受教育。我記得早年，這個事情大概總有三十年，三十多年了。我第一次接受輔仁大學的邀請，輔仁大學有一個佛學社，叫大千社，好像那個

時候剛剛成立沒多久，他們來找我，到他們學校去講演。我說：好，這個機會難得，教會學校。佛學社的學生告訴我：法師，今天講演有十幾個神父要來聽，聽完之後他們有問題要發問，留半個鐘點給他發問。我說：行！講一個半鐘點，留半個鐘點發問。神父坐在前兩排，我一看還有外國人，所以我就想這外國神父一定精通華語，他不精通華語，他沒有辦法聽我講演。

我看了這麼多神父，高興極了，我就跟他講，你們要學佛，你們是上帝的兒女，釋迦牟尼佛是老師，跟釋迦牟尼佛學佛，跟你們宗教不衝突。你是上帝的兒女，你是釋迦牟尼佛的學生，怎麼會衝突？你跟釋迦牟尼佛學佛，上帝決定不會反對。我怎麼知道不反對？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上帝知道釋迦牟尼佛是最有智慧的好老師，提到我的兒女都是釋迦牟尼佛的學生，上帝也覺得有面子，很有光彩。假如我的兒女很好，可惜沒有受過教育，話也說不出口。我這一說，那些神父都笑起來，最後問到問題，一個問題都沒有了。上帝兒女一定要受最好的教育，在虛空法界最好的教育是佛陀的教育，唯有佛陀教育，才能解決真正的問題。

所以我們今天搞多元文化，把佛陀真實智慧的教誨，傳達到每一個宗教，幫助他們解決他的問題。社會不斷在變遷，科技一天一天發達，有一些他們經典上他沒有辦法講，講不圓，學了佛就講圓了，就講通了。你有智慧，你就大開圓解；你沒有智慧，你講不通。所以他那種經，我一講，就講得頭頭是道。哪個宗教的經典拿來，我都會講，我講的他們都喜歡聽。這也就是佛法講「一經通一切經通」，不但是佛教裡頭經通，其他宗教經也都通了。問題是你通不通？怎樣通？一定要斷煩惱，愛欲、嗜欲要是不斷，你決定不會通。所以通不通關鍵在你自己，不在別人。我常常講得比較淺顯，我們學佛，必須把對人、對事、對物控制的念頭要斷掉，把對人、

對事、對物佔有的念頭要斷掉，念頭都不能有，哪裡還會有行為？這叫斷煩惱，從這裡斷。你還有控制人事物的念頭，還想佔有一切人事物的念頭，你是輪迴心造輪迴業，讀經、聽講你也不開智慧。為什麼？這是障礙，堵塞。所以一定要斷煩惱，一定要把對人事物控制、佔有的念頭連根拔除，我們才能得佛法真實利益。好，今天時間到，就講到此地。